

蓮花落

楊照
著



楊
照
著

蓮 花 落

© 楊照 1987

圓神叢書②⑥

蓮花落

作者／楊照

校對／楊照・陳香妃

發行人／陳達成

出版者／圓神出版社

社長／簡志忠

總編輯／許國賢

地址／台北市信義路四段339號四樓

電話／700-5636・703-0206

郵撥帳號／1009368—5圓神出版社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475號

印刷廠／永裕印刷廠

總經銷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七樓

電話／762-7429・763-1000轉706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日期／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初版

定價／110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

自序

楊照

寫小說一直是我生活中極為認真、嚴肅的一件事，其認真、嚴肅的程度，在少年時代，僅次於對詩與畫的追求，長大以後，僅次於思想史的研究。然而這十幾年來，我沒有寫成任何一首像樣的詩，未曾畫成一幅想像中色彩詭麗、意象卻空靈飄渺的畫；我的思想史研究，也還停留在幾個空洞的題目、一些堆疊零亂的筆記裏；倒是小說，竟陸陸續續寫了二、三十萬字。

《蓮花落》這個集子的出版，對我而言，簡直是個小小奇蹟的象徵，象徵著我週遭的人不可思議的寬容，寬容我，寬容我特異、離題的成長方式，寬容我自以為嚴肅、認真地寫著的小說。

收在集子裏最早的一篇小說——〈約會〉——寫成於一九七八年年初，幾十年前，國三的寒假。我至今還可以想像，也常想像，一個當時還甚清瘦的男孩，如何背著厚重的書包，上完輔導課回到家中，把聯考什麼什麼的隨同制服一起拋進泛著異味的衣櫥裏，關上房門，彈一下午吉他，寫一晚上小說。那一個月內，學了差不多三十個和絃，寫了五、六篇近萬字的小說，青澀、幼稚，充滿了許多人的影子，我還記得一些：林懷民、子墨、許家石、張愛玲、朱天心、溫瑞安……。

沒有人搶走我的吉他、沒有人闖進房裏來看我不成熟的草稿，沒有人問我關於模擬考一類的事。

後來考上高中。從高一就開始搞校刊，學習如何做一個憂鬱、深沈的少年，坐在「建青社」前灰黑石階上，高談文學、歷史、政治、社會，以及莫名其妙的愛情，並熱切地稱自己為知識分子。覺得整個世界在我們肩上、筆下。做著許多不切實際的夢。一九七九年農曆年過完，多雨的三月，寫成〈上樓摘星〉，同年夏天，寫成〈星星的末裔〉。一面編著校刊，一面滿懷自信地參加報社舉辦的文學獎。秋初到冬天，夢到現實；一個小說家的夢，一本偉大校刊的夢。頻頻退稿的現實，編

出一本很爛，文章爛、美工爛的校刊的現實。對了，還有一九八〇年，進入八〇年代的的第一件大事——成績單上兩科數字血色鮮麗。

沒有人搜查我的信件。沒有人提起電機或醫學，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志願。沒有人規定我什麼時候該到家。沒有人逼問曠課通知單的來龍去脈。

後來進入大學，學歷史。一九八一年，我們的社會還未完全從慘痛的事件中復甦過來，各類禁忌如衣服般貼緊大部份的毛孔。一個日益古怪、孤僻的青年躲進圖書館裏苦讀舊黃殘缺的《文星》、《自由中國》，發瘋似地搜尋架上與文革有關的種種資料。在陰晦、並且通常潮寒的文學院圖書館，我爲了六〇年代兩岸的中國青年而激動、沮喪、切齒、俯首、冥想、思索。一九八三年七月間，《文革遺事》完成，從此，一系列關於兩岸知識分子悲運的故事不時糾纏、折磨一顆不中不西、不今不古的心靈。一九八四年七月，《蓮花落》，一九八五年六月，《我的朋友李薔》，入伍前夕，我環視房裏雜亂的書架，強烈感覺到歷史、真理、正義、現實、人性、罪惡、命運、土地與愛，一切都混成一團，無從分辨。

還好沒有人追問我學歷史未來的出路問題。還好沒有人追問我的政治立場。還

好沒有人因為我的作品失眠，也沒有人因為我的小說憤怒。

後來是軍旅。假期通常不是很長，要想涵泳古籍或玩弄點哲學什麼的到底嫌倉促了些。不過光是讀讀報紙、雜誌又嫌長了點。一九八六年二月中旬，一個淒雨苦寒的黃昏，我走過國父紀念館，突然發現來往臺北人臉上的掙扎與疏離如此清晰，我這才真正瞭解歷史與現實共同編織的體制開始回過頭來疏離我們，你們，他們了。於是就在路口的中式簡餐餐廳裏寫了〈如夢〉，兩星期後寫〈掌心〉，而後有〈重逢〉、〈故事〉……，一個身穿草綠服的步兵少尉，每逢放假便格外煩惱、憤怒、焦躁、無聊、痛苦，面對稿紙，抑鬱終日。

竟然沒有人抱怨。竟然沒有人勸我不要寫了。竟然沒有人恐嚇我寫這種東西的後果。

這真的只能用奇蹟來解釋。我所遇見的這許多寬容，讀者、編者、出版社、我的朋友。少年時代充當我無從發表的小說的讀者——我的姐姐們。還有那個女孩，經常默默承受我寫作中可怕的壞脾氣、壞習慣、突如其來的暴烈情緒。

當然，更重要的是有兩個人，一直背負著我特異成長過程帶來的種種壓力，卻

在我離開正常軌道很遠很遠時，仍給我不可置信的自主權利，毫無理由地信任我，那就是我的父親李楸梧先生和我的母親許純子。他們是真正的奇蹟。

一九八七年四月於鳳山

目 錄

自序		I
冷眼		一
約會		一三
如夢		三三
掌心		四一
婚姻		四七
蓮花落		六一
文革遺事		九一

我的朋友李薔

——文革遺事之二

視野·····	一二一
言語·····	一五一
故事·····	一六五
重逢·····	一八一
體溫·····	一八九
上樓摘星·····	一九五
星星的末裔·····	二三一

冷 眼

朱玉華生得一雙特別的眼睛，李小姐形容說：「眼角微微的向上吊，乍看之下有點恐怖，臉上沒什麼皺紋，可是你一看她的眼睛就可以感覺到她的年紀，至少三十好幾了的樣子。」

在座另外兩位，許太太和楊太太，興致地半傾著上身聽她描述在美國時訪問一位知名女作家的事。「她那個人跟她的小說一樣冷靜，看人的時候眼神定的，幾乎全無變化。」李小姐的語音裏不覺有那種職業性的誇張。「我原先和她談話就覺得怪，覺得坐在那裏怎麼回事不對勁，觀察了好久，才發現是她的眼睛。」

這時已經是下午五點了，冬日吝嗇的陽光早早收了，馬路上車子開始挨蹭著擠

過窗下。十二月的臺北，難得不下雨，難得三個人遇在一起。

亮亮的，亮得出奇。李小姐回憶那雙眼睛，「直覺的印象，應該是戴著隱形眼鏡的。說話的時候，臉上也會有各種表情變化，可是奇怪，眼睛卻不受影響。」她連著做了好幾種不同的表情，「你看，我們笑時，眼睛會跟著微微眯起來；興奮時，眼角飛上去，傷心時，眼角垂一點，是不是？」

楊太太噴了兩聲：「真是做記者的料。你看看她那張臉有多生動。」許太太忙跟著點頭：「是啊、是啊。」

李小姐揮揮手，一點點不好意思，「什麼嘛。」又正正面容，繼續說：「朱玉華全不是這樣，她眼睛這部位好像和其他肌肉都分離的，獨自保持冷靜，不爲任何事情所動搖。定定的看著你，把你看成透明的。真恐怖啊。」

楊太太坐直了身子，靠在寬敞厚背的咖啡座上，兀自試著自己的眼睛，說：「不可想像。許太太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其實三人也不怎麼熟，還是太太小姐相稱的。兩位太太是在歸國學人酒會上認識的。至於李小姐，則到兩人家都去過，訪問她們丈夫。

「你們去美國很有意思罷？公司出錢去逛一圈，半工作半閒逛？」許太太說。

李小姐慌忙搖頭，急著分辯：「忙啊，忙得可以剝掉一層皮……」

「噢，」楊太太想起什麼，又把臉湊向對面的李小姐，「妳說她的原名叫朱玉華啊？我記起來，我高中時代有個要好的同學也叫這個名字呢！難怪剛剛聽著就覺得好熟。」

「真的？」李小姐放下嘴邊正要點的香煙，「會不會是同一個人啊？」

楊太太用心地回憶，「嗯，很可能耶。」聲音裏透著興奮。她記得朱玉華少女時代略嫌豐滿的模樣，微微鼓起的兩頰給人一點娃娃臉的感覺，大眼睛，長長的睫毛。

李小姐打斷她的描述，「不像、不像，太離譜了。」楊太太像要爭回什麼搶著又說：「有一點像，朱玉華高中時代就喜歡文學，經常在校刊上寫散文，她那个人，感覺敏銳得不得了。」

她努力形容那時節每天早晨和朱玉華一起走路上的學，朱玉華如何爲一朵不尋常的雲彩，一隻從腳邊跑過的小貓的花色，而感動不已。「她還寫詩。高三的時候，

她喜歡用男人的語氣寫情詩，好美好美，我都恨不得她真是個男生……」

李小姐臉上明顯地露著失望，還有一點她失望更深的。「你，不曾看過這位女作家的小說罷？」楊太太訝異地半張了張嘴，一會兒才說：「有啊，不過看得不多就是了，也許看了也不知道，」咬咬下唇，「回來沒多久，看中文報紙還不太習慣嘛。」

李小姐用特殊的高音清晰地說：「文評家說她的小說是一種超乎尋常冷靜觀察的產品，由於她格外自制地不將任何感情、任何價值投入於她的小說人物裏，才使得她的作品迥異於其他的女作家，亦方使她能在文壇佔一席之地……」

楊太太啜了口咖啡，望著窗外，喃喃地說：「我學生物的，哪知道這麼多。」
好一陣子沈默。老闆把所有的燈點上了，深色玻璃上內外的影子混雜一片，幾乎無從分辨。

一直不太說話的許太太低頭盯著自己細長的手指，黯聲說：「其實，我也認識一個朱玉華。」

「這可有意思了。」李小姐把口裏的煙吐了個乾淨。楊太太則把身子倚過來，

問：「你認識那個女作家？」

許太太搖搖頭，兩手十隻手指緊緊地交纏著。「不知道是不是她。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那個朱玉華長什麼樣子，只是聽我先生提過一些她的事。」她頭垂得更低了，「她是我先生的前妻。」說完才把頭一揚，瀏海被甩上去，露出潔白的額頭，和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。

「我只知道她近視很深，看人的時候，從厚厚的鏡片後面露出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有點嚴厲，還知道，」支著頭想了一下，「她很迷算命，相信命運，信得令人無法忍受，我先生說，她替人算命時，把眼鏡摘下來，眼神空茫茫一片，好像真看到另一個時空去了。對了，我先生也說她愈算命眼睛愈向上吊，巫婆似的。」

李小姐歪了歪嘴角，「男人的誇張，故意的。不過我倒是沒聽說朱玉華結過婚。」

「世界真小，同名同姓的人也真多。」楊太太感歎地說：「朱玉華眼睛好得很。我和她高中同班三年，大學又同校，不同系，不會記錯的。高中時她總是坐在最後一排，我們都坐最後一排，我黑板字看不到時就問她。那時候，坐在最後一排

真好，我們上課用筆記本聊天，她常說她長大後要當個家庭主婦，她是那樣自信她能讓丈夫每天回到一個溫暖的家，一切乾乾淨淨、整整齊齊的，什麼都不必操心，童話般的幸福家庭。」她搖搖頭，「要是她離婚，那就太不可思議了。」

「讀這麼多書，就爲了當個家庭主婦？」李小姐按熄手上的煙，煙灰缸裏噴進了點水漬，扔上去「嗤」地一聲。她轉向許太太，「我倒是想起來。去訪問時，朱玉華說過一句話，我記得我問她爲什麼她小說裏的女人總帶點憂鬱的個性，她說那是因爲女人對命運，總是知道得比男人多些，也因而對未來的幻想少一點，所以自然地會憂鬱些。真深刻，是不是？」

許太太馴從地點點頭，說：「是啊。」換她轉向楊太太：「不過我先生說，朱玉華是到美國來才近視的。」

「哪有這種事？」李小姐搶著問。許太太很鄭重地對著李小姐又點點頭，「真的。」

很奇怪的事。他們來美國唸書，朱玉華原來有獎學金的，不過爲了和她先生讀同一所學校而放棄了。兩人讀得很窮、很苦，爲了省錢，唯一的娛樂是去學校活動

中心看免費電影。

「剛去的時候，兩人語文能力都不好，尤其是朱玉華。」許太太努力依照她丈夫的說法。「看電影很累。」

看到重要關鍵，朱玉華老是推著丈夫問：「他們在說什麼？他們在說什麼？」弄得四週的人都忍不住轉過頭來。「其實她先生那時也聽不怎麼懂。可是他好面子，就隨口亂編，後來劇情發展鬧不上來，朱玉華就那樣疑惑地盯著他看，看得他忍不住發火，可是又不知道該生什麼氣，就隨便找藉口出氣。」許太太兩頰飛著些紅暈，好像在替她先生不好意思。

後來，朱玉華開始在電影院裏打瞌睡，幾乎是一開演就睡，睡到頭昏昏地垂在丈夫肩上。許太太吞了口口水，「我先生說，在那樣的環境下，人很容易脾氣不好。他很氣朱玉華這樣。後來朱玉華才說，因為近視，看不清畫面，所以索性睡覺。」

丈夫不相信，拖朱玉華去看醫生，真的近視了。他們沒錢配眼鏡，拖了一陣子。後來，朱玉華再也不陪他去看電影，他總是一個人直接從研究室去。